

麦浪翻滚时，总想起白居易那句“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。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中，我站在地头看金黄的麦麦被钢铁巨兽吞噬，恍惚间又望见二十年前的自己，正跪在麦茬地里拾穗，带倒刺的麦芒扎进粗布衣袖，痒的人异常难受。

那时的天还浸着露水，父亲便磨亮了七把镰刀。刀刀与磨石相吻的嚓嚓声惊醒了檐下燕子，也惊碎了灶间的晨雾。母亲往竹篮里码放蓝花粗瓷碗，碗底沉着雪白的荷包蛋，蛋黄金灿灿汪着油，是留给割麦人的犒赏。祖父用草绳将裤脚扎紧，老棉布汗衫的补丁在晨风里翻飞，像面褪色的旗帜。

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，真正挥起镰刀才懂诗中的焦灼。麦秆断裂时迸发的青涩气息裹着热浪扑来，弯腰的姿势要像张满的弓，镰刀挥出的弧线需恰好贴接着地皮。麦穗沉甸甸地倒在臂弯里，穗尖的晨露湿润粗布衫，转眼就被日头蒸成盐花。小妹提着陶罐送绿豆汤，蝉在杨树上锯着铜铤，割麦人的影子渐渐缩成脚底的墨团。

午间歌响最是鲜活。男人们赤膊躺在麦捆垛的阴凉里，汗珠顺着肋骨的沟壑滚落。女人们用麦秆编草帽，细长的金丝在指间翻飞，说



但惜夏日长

文／雪湖

着谁家新媳妇割麦割哭了鼻子。我和玩伴在麦茬地逮蚱蜢，脚底板被麦茬刺得发痒，偷喝大碗茶被苦得吐舌头。祖父抽着旱烟讲故事，说光绪年间闹蝗灾，麦子绝收时连榆树皮都剥光了吃。

而今麦收时节回乡，田埂上再不见磨刀人。无人机在天际盘旋，喷洒的药剂在阳光下折射出虹彩。父亲戴着遮阳帽操作收割机，GPS定位比老庄稼把式的目测更精准。麦粒如金瀑

泻入卡车货厢，扬起的尘雾里飘着柴油的味道。乡邻们不再换工帮衬，各自守着承包田，微信群里抢红包的笑闹替代了地头的家长里短，短视频带来的短暂时娱乐替代了挥汗如雨的割麦时代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，机械臂代替了镰刀的寒光。麦客这个行当早成了祖父嘴里的传说，从前走南闯北的割麦好手，如今只能在家守着最后的菜园子和时代和解。晒谷场变

静静守候的光阴

文 / 娇友田



瓢，是用葫芦干壳制成的一种舀水或摄取粮食、面粉的工具。过去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只或数只葫芦瓢。它们或静静地守候在水缸前，或者悄悄地躲在面缸里面。

也许它们是由葫芦做成的原因，在孩子们的眼里，瓢总是被视为一种有趣的玩具。落雨的时候，孩子们就会故意将瓢扣在头顶上，犹如一顶古怪的帽子似的，疯跑到外面去嬉戏；或者将瓢放在院子里的小水池里，看着它们像小船似的漂来漂去。

当然，孩子们的这些举动若被大人发现之后，总免不了挨一顿数落。因为在大人们的眼里，每一只瓢都需要仔细使用。有些瓢，因为使用时间较久，外壳已经被时光打磨成了栗子皮的色泽。然而，农家人仍不舍得丢弃。即使有些瓢不小心被摔破，手巧的农妇也会找来针锥和针线，将其身上的裂痕细密地缝合起来。

葫芦，谐音“福禄”，再加上多籽，因此便有了多福多籽的寓意。在我国民间，种植葫芦非常普遍。葫芦的品行比较泼辣，春天的时候只要在墙根下埋下几粒种子，它们便会风风火火地长起来。它们的藤蔓爬上了墙头，碧绿的叶子能够遮遮掩住半个院落。有的葫芦则会攀上临近墙根的树木，将白色的花朵一直开到树梢上面。

盛夏之夜，有些孩子便会从墙头上采摘几朵洁白的葫芦花，然后跑到街上站定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葫芦花，葫芦哦！……”果然，不一会儿就会有可爱的小精灵循着花香飞来，最终成为孩子们手中的玩物。

这样神奇的花朵，结出的果实能不有趣吗？葫芦嫩时，可以食用。成熟之后，既可以悬挂在屋里，作为辟邪的吉祥装饰物，又可以拿来做瓢。做瓢的葫芦，大都是那些形体匀称，左右对称的圆肚葫芦，当然，也有少数是用丫腰葫芦做的。

深秋时节，那些被霜打过的葫芦藤蔓干了，叶子也都枯萎了。这时候，隐藏在叶子下的那些葫芦，就渐渐地开始由绿色变为灰白色。

葫芦成熟之后，肌体会开始变得坚硬。农家人会采摘一些形体中意的老葫芦，先用刀具将表面那层薄薄的白色外皮刮掉。然后，沿着葫芦的平均线锯开，取出里面的瓢子，放在太阳底下晾晒。在晾晒的时候，农家人会在上面盖一层纱布，避免因暴晒过度，使葫芦的外皮出现裂缝。

连续晾晒七八天之后，葫芦的外皮已经开始变得坚硬，并带有金属质地。用手指弹之，铮然作响。这时候，农家人舒心地笑了，因为一只满意的葫芦瓢已经做好了。有的人，还会将葫芦瓢涂上油漆。这样的葫芦瓢，不仅看上去鲜艳光亮，而且寿命也会比其他的葫芦瓢长。

今天，瓢这种工具仍在很多家庭里使用。尽管它们的外观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材质早已经变成了花花绿绿的塑料制品。而以葫芦做的瓢，已经越来越稀少了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目睹其真实的容颜了。

小 满			
文 / 王连生			
小满 带着浅浅的微笑 在季节的门槛上轻轻一站 便晕开了岁月的温柔	小满 是未满的期待 是青涩与成熟的过渡 就像那青杏挂在枝头	是恰到好处满足 它不求完美不求极致 只在这半满的时光里 感受着生命的美好 就像那杯未满的茶 在舌尖上留下淡淡的清香	
风 带着麦香的味道 从田野间穿过 麦穗们低头窃语 在阳光下泛起层层金黄的波澜 它们不急着成熟 只在小满的怀抱里 享受着这半满的时光	酸涩中带着一丝甜蜜的憧憬 它们在风中摇晃 仿佛在诉说着成长的故事 却又在小满的节拍里 静静等待着成熟的那一刻	小满 是季节的序章 是初夏的序曲 它带着希望带着憧憬 在岁月的长河里 轻轻划过一道温柔的痕迹	

老式吊扇在头顶划出年轮般的轨迹时，我正用指尖描摹窗棂上的蝉蛻。空壳在暮色里泛着琥珀光，六条细腿仍保持着攀爬的姿势，仿佛时光在某个盛夏午后按下了暂停键。空气里浮着层薄纱似的尘埃，每粒微尘都裹着旧时光的絮语，在穿堂风里打着旋儿，轻轻落进我发烫的耳蜗。

外婆的蒲扇总在黄昏时分开始逆时针摇晃，竹骨掠过空气的轨迹里，蝉鸣声被揉碎了又重组，最后凝成窗台上那盆茉莉的露水。她教我辨认蝉蛻的公母，说公蝉的鸣囊像小鼓，蛻壳时会留下更深的褶皱。我们常蹲在老槐树下，看蚂蚁驮着蝉翼碎屑列队，倒像在搬运夏日的残章。她鬓角的银丝被晚风拂起时，总说这是时光在替她梳头，把散落的蝉鸣都编进发髻。

父亲修理收音机时，零件总在掌心跳起回旋舞。生锈的螺丝钉旋出时带着细碎的星光，电容器的铝箔片舒展成蝴蝶的翅膀。有回他教我拆解老座钟，黄铜齿轮咬合的咔嚓声里，分针突然开始倒转，把正午的阳光卷回晨露未晞的时刻。他说思念是生锈的齿轮，越转越紧，得时不时涂点记忆机油。那年夏天我总梦见自己变成发条，在他掌心一圈圈松开，把散落的蝉蛻、蒲扇和冰棍纸，都卷回老座钟的铜肚子里。

梅雨季的屋檐会接住倒流的雨，青苔在砖缝里蜷缩成嫩芽，晾衣绳上的蓝布衫褪去水痕，



思念的频率

文 / 欧毓航



变成湿润的云絮。母亲把晒蔫的栀子花插回陶罐，说万物都有回溯的时辰。她教我缝补撕破的蚊帐，银针穿梭时，裂口处竟绽出细小的花苞。有天深夜惊醒，见她坐在煤油灯下拆毛线衣，枣红色的毛线团越滚越大，最后变成新织的毛衣，覆在我单薄的肩头。针脚里漏下的光斑，像极了老座钟玻璃罩上的裂纹。

巷口的冰棍车总在记忆里倒车，木箱里的棉被重新蓬松，冰碴子顺着糖水倒流回竹筒，穿堂风掀起我汗湿的衣角，露出腰间未褪的晒痕。

成了休闲娱乐的广场，本该拾穗的孩子却在举着手机抓拍视频，原本需要忙前忙后做饭送饭的新媳妇再也不用忙碌了，悠闲的坐在客厅嗑瓜子时还不忘数落婆婆的午餐真难吃。可只有麦浪依旧翻滚，在无人注意的时分轻轻摇晃，把三十年的光影揉碎在每一道穗芒上。

暮色里陪父亲查看刚收割的麦地，履带碾过的田垄笔直如线。忽然瞥见地头残留的几株麦子，在晚风里孤零零地摇晃。父亲弯腰掐下穗头搓了搓，籽粒饱满，他摊开掌心，麦粒躺在纵横的沟壑里，让我想起那年落在他草帽上的七星瓢虫。

归家路上遇见老叔伯开着电动三轮运麦子，车斗里码着印有二维码的编织袋。他笑说现在都是订单农业，麦子不落地就直接进了加工厂。我回头望燃烧的晚霞，忽然懂得古诗里“但惜夏日长”的深意，惜的不是永昼，而是那些与土地肌肤相亲的日子，是汗水滴进泥土时绽开的无形之花，是集体劳作时此起彼伏的呼吸，在机械文明的轰鸣中，渐渐成了需要屏息凝神才能听见的遥远回声。

风过麦田，新茬齐整如列兵。三十年前的麦香却从记忆深处泛上来，混着汗咸与镰刀的铁腥，在鼻腔里酿成陈年的酒。



穿背心的男孩们举着玻璃瓶汽水奔跑，汽泡逆着喉咙升腾，在舌尖炸成彩虹。卖栀子花的老妪把竹篮倒扣在头上，花瓣簌簌落回枝头，香气却凝成永恒的琥珀，坠在我中学校服的第二颗纽扣上。

老教室的课桌会记住倒流的时光，粉笔灰在阳光里跳圆舞曲，直到下课铃把笑声都卷回铁皮风琴。穿碎花裙的语文老师转身写板书时，粉笔头突然从黑板槽跳回她指间，惊得前排男生打翻了墨水瓶。蓝墨水在草稿纸上洇开，倒映出我们年轻的脸，像群被困在琥珀里的蝉。那年夏天我们总把橡皮屑吹成雪，看纸飞机载着秘密倒飞回掌心。

昨夜整理旧物，翻出褪色的红领巾。绸布在月光下舒展，五角星重新变得鲜红，像颗跳动的童心。我对它它呵气，看水雾洇开成模糊的日期，1998年的蝉鸣突然穿透时空，撞响教室的玻璃窗。穿堂风掀起窗帘时，恍惚看见外婆坐在教室后排，蓝布衫上落满细碎的光斑，蒲扇摇出的风里，混着老座钟摆锤的嗡鸣。

此刻我站在露台，看晚霞正在溶解。云絮褪成淡青，又凝成乳白的雾，最后缩回地平线下的茧。穿堂风裹着栀子香掠过耳际，忽然听见外婆

村东的荷塘，是初夏最动人的序曲。荷叶层层叠叠，如碧绿的大圆盘铺满水面。荷花亭亭玉立，有的含苞待放，羞涩含蓄；有的完全绽放，露出嫩黄的花蕊，散发出阵阵清香，吸引着蜜蜂与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。我们在岸边上，女儿身着亮黄外套，引得蜜蜂误以为花，女儿那瞬间的惊羞，增添了几分趣味。

青蛙在荷叶间欢歌，此起彼伏，仿佛在举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那清脆的蛙鸣声，与荷花的清香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美妙的初夏交响曲。与荷花的清香交织成一曲初夏的乐章。

抬头仰望，蓝天如宝石般湛蓝，洁白的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漂浮在空中，形态各异，时而像骏马奔腾，时而像巨龙盘旋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。偶尔有几只白鹭从绿绒毯般碧野起飞，它们洁白的身影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，宛如仙子降临人间。白鹭们在荷塘边轻盈地掠过，时而低头觅食，时而展翅高飞，为这片宁静的乡野增添了一份灵动与生机。

沿着乡间小路漫步，西北处一片翠绿的西瓜地映入眼帘。西瓜藤爬满瓜地，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藏在藤叶之间，仿佛在玩捉迷藏。看瓜的老爷爷悠闲地坐在树荫下，蒲扇轻摇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那是对土地的深情与丰收的期待。老爷爷看到我们，热情地招呼我们过去，他熟练地切开一个大西瓜，鲜红的瓜瓤汁水四溢，递给我和女儿。我们满怀感激地品尝这份清甜，

绿豆汤里的初夏时光

文 / 李斐瑜



母亲总是起得极早，天刚发白，便听得她在厨房里忙活。我躺在床上，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，知道她又在淘绿豆了。

绿豆这东西，极是平常，每到夏天总要备些。绿豆性凉，能解暑气。母亲买来的绿豆，总是粒粒饱满，青翠可爱，倒在白瓷碗里，像一捧小小的翡翠珠子。她将绿豆浸在清水里，那些小珠子便活泼地跳动着，渐渐沉下去，偶尔有一两粒浮上来，她便用手指轻轻一捻，看是否坏了。

浸过两个时辰，绿豆吸足了水，胀得圆滚滚的。母亲将水滤去，把绿豆倒进砂锅里，重新注满清水。砂锅是旧物，用了许多年，底上有一道浅浅的裂纹，却不妨碍使用。她说砂锅煮绿豆最好，火候均匀，不会糊底。

灶上生了火，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。水渐渐热了，绿豆在锅里翻滚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母亲并不盖锅盖，说是怕溢出来。她坐在灶前的小凳上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偶尔扇两下，也不知是扇火还是扇自己。锅里的水开了，浮起一层白沫，她用勺轻轻撇去，动作极是细致。撇净了沫，便转小火，让绿豆慢慢地熬。

熬绿豆汤要有耐心。火大了，汤便浑了；火小了，豆子又不烂。母亲深谙此道，她能从锅里飘出的气味判断火候。起初是生豆的清气，渐渐转为熟豆的甜香，待到香气浓郁起来，她便知道是时候了。

约莫一个时辰过去，绿豆已经煮得开花，汤色碧绿澄清。母亲撇一把冰糖进去，冰糖块在热汤里渐渐融化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她不用白糖，说冰糖清润，不腻口。糖化了，她舀起一勺，轻轻吹凉，尝一尝甜度，若是合适，便熄了火。

煮好的绿豆汤要晾凉了才好喝。母亲将砂锅端到阴凉处，任其自然冷却。到了午后，日头正毒，这时候的绿豆汤最为宜人。

盛在碗里的绿豆汤，汤色澄碧，豆粒半沉半浮，上面凝着一层薄薄的“豆衣”，用勺子一搅，便散开了。喝一口，凉丝丝的，甜而不腻，豆香清冽，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，暑气顿时消了一半。若是嫌不够凉，可以放井水里镇一镇。

有时母亲会在绿豆汤里加一两片薄荷叶，那滋味更是妙不可言。薄荷是她自己种的，随手掐两片嫩叶，洗净了丢进汤里，碧绿的叶子衬着碧绿的汤，煞是好看。薄荷的清凉与绿豆的甘甜交融，喝下去，五脏六腑都透着清爽。

如今，每到初夏，母亲仍要坚持煮一锅绿豆汤。我劝她用电器，她不肯，说砂锅煮的才好喝。我只好由她去，只是在一旁守着，怕她烫着。看她颤巍巍地撇去浮沫，小心翼翼地尝甜淡，忽然觉得，这一碗绿豆汤里，盛的何止是解暑的甜水，更是母亲几十年不变的心意。

在喊我的小名——那声音穿过二十年的光阴，依然带着井水的沁凉。我伸手去接，却握住一把温热的露水，倒映着掌纹里游动的星子，与窗台上蝉蛻的纹路悄然重叠。

原来思念是永不褪色的蝉蛻，当所有喧嚣都沉入时间的琥珀，那些未寄出的信箋、未说出口的再见，都在寂静里长出透明的翅膀。我们只不过是时光褶皱里的蝉，在某个潮湿的黄昏，逆着季风褪去旧壳，让骨髓里的低鸣，与宇宙的频率共振成永恒的夏。

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，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夏日时光。

忆起往昔，那时的我与女儿年纪相仿，常与小叔一同坐在自家的西瓜地里，也如此刻一样悠然品尝这份夏日的清凉。而今，角色互换，我与女儿共享此刻，西瓜细腻甘甜，仿佛能驱散所有的炎热与疲惫。

不远处的小河波光粼粼，清澈见底。垂钓者静坐河边，他们手持钓竿，神情专注，仿佛与这宁静的河水融为一体。偶尔有鱼儿上钩，钓者脸上便会露出惊喜的笑容，那是一种收获的喜悦。还有人在河里划着小船，悠然自得地穿梭在荷叶之间。船桨划过水面，泛起层层涟漪，惊起了一群群水鸟，它们扑棱着翅膀，飞向天空，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。

初夏的村庄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拥有独特的宁静与美丽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乡村的温情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，让人能够静下心来，感受大自然的馈赠，聆听生活的声音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满乡间小路，为村庄披上金色的纱衣。带着满满的回忆和不舍，我和女儿离开了这片充满诗意的乡野。我期待着下一次的相遇，再次感受这片乡野的宁静、美丽和生机。我也知道，故乡村庄的初夏已经深深烙印在我心中，成为永恒的眷恋。我真想将自己融入故乡这如诗的绿色水青山，静静地聆听夏天的声音，那是大地和我在低语。